

劉紹銘主編

當代散文典藏

談文藝

憶師友

夏志清自選集



談文
藝

夏志清自選集

憶師友

劉紹銘主編

當代散文典藏

天地圖書



www.cosmosbooks.com.hk

天地

- 書名** 談文藝 憶師友
- 作者** 夏志清
-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 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 出版日期** 二〇〇六年七月／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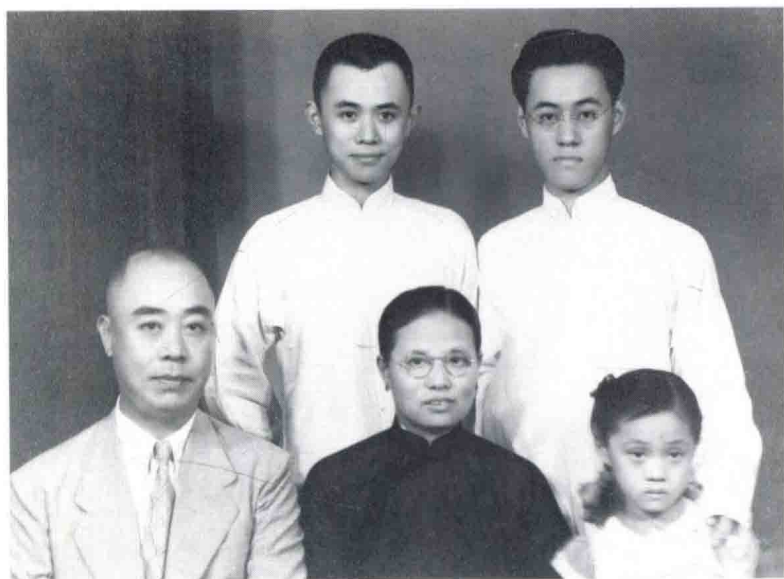
© COSMOS BOOKS LTD.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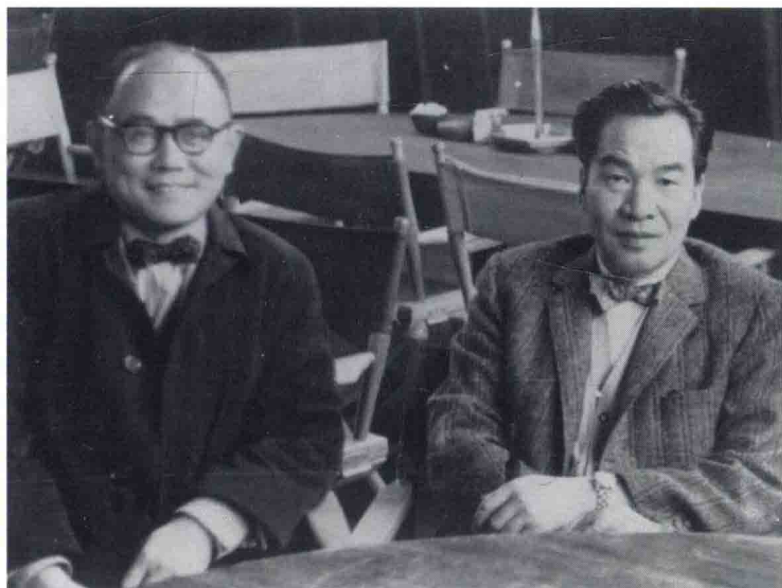
夏志清 原籍蘇州，一九二一年出生於上海浦東。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學士，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中國文學二十九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九一年）。夏氏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有份量。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譯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台港滬三地皆各有版本），*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譯本新版《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書早已公認為權威性著作。文學評論集計有《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夏志清文學評論集》以及二〇〇四年剛由哥大出版的 *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等七種。台版《雞窗集》收了散文十三篇，滬版收了十九篇。



1937年秋夏志清在上海大夏大學附中高三像



後排（左起）：夏濟安、夏志清
前排（左起）：父親夏大棟、母親何韻芝、六妹夏玉瑛。
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



夏濟安、陳世驥在巴克萊合像



夏志清、錢鍾書 1979 年 4 月 23 日在我的辦公室 (420 Kent Hall) 合像



夏志清、何懷碩在夏府客廳合照。



哥大 Faculty House (教職員俱樂部) 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2005年10月28日。頭一天會議結束後，在赴晚餐之前。左起：我的大女兒 Joyce，她的次子 Jason，夏志清，王洞，Joyce 的長子 Joseph；我的妹妹夏玉瑛，妹夫焦良。

出版緣起

中國散文源遠流長，千百年來已形成一套完備的美學準則，上個世紀初翻譯文學盛行以來，大量各國的散文佳作譯介進來，也產生深遠影響。直至當代，兩岸分別開放後，海內外華文文學的交流日益深入，政治禁忌漸鬆，思想自由初具，散文創作也隨整個文化大氣候的回春而呈現生機勃發的景象。

海內外散文家人才輩出，風格各異，佳作紛呈，因為花多眼亂，一般讀者選擇起來未免費神，為方便讀者，也為集中呈現一批當代散文經典作品，因而有「當代散文典藏」的出版構思。

這個系列的作品將由整個華人文學的大範圍中去精選，先集中在當代，再長期積累擴充，篇目基本上由作家自選。在編校和印製方面，將採高規格的標準，爭取做到精益求精，以求不負作者的苦心，也不負讀者的期望。

天地圖書邀得劉紹銘教授擔任本系列主編，劉教授與海內外知名作家有廣泛聯繫，他的眼光與識見定可使整個系列更具文學價值，也更受廣泛認同。

科技新潮正衝擊舊有的人文環境，現代人空虛的靈魂又反過來渴求更豐富扎實的精神食糧，我們相信，這個「當代散文典藏」系列，將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

天地圖書編輯部

導言

夏志清的人文精神

劉紹銘

夏志清教授是學界中人，要評定他的成就，自然得看他的學術著作。他一生在美國大學教書，作品要讓行家賞識，得要寫英文。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可真可圈可點。一九六一年耶魯大學出版了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十年後再版發行。一九九九年印第安那大學買了版權推出第三版。此書一九七九年的中譯本原出版人是香港友聯出版社。十二年後，台灣的傳記文學出版社重排上市，而香港的中文大學出版社亦因應市面需求，於二〇〇一年根據友聯版本重印出版。今年上海復旦大學亦出了節刪本。

事隔二十六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終於在中國大陸坦然見天日。為了適合「國情」，復旦大學出版社把一些「敏感」篇章循例刪去。沒有整篇拿掉的，也酌量做了些節刪。原著因政治考慮被迫「整容」，不但志清教授有切膚之痛，我忝為中文版的編譯，也因此感到若有所失。但長遠來看，我覺得此書雖然不能以全貌跟大陸讀者見面，其實際意義不會因篇幅的改動而失色。夏志清的著作，不論寫的是什麼題目，用的是什麼語言，「吾道一

以貫之」的是他安身立命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濃得不可開交，來復出現，節之猶存，刪之不去，對新一代中國讀書人的心靈，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當年錢鍾書讀了《中國現代小說史》，讚曰：「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凜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夏著迥異點鬼簿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奉行的人文精神。我在舊文〈夏志清傳奇〉說過，「先生讀古人書，懷抱『人者仁也』善心，看《水滸傳》時，覺得哥兒們對待女人的手段和處置『仇家』的兇殘，實在談不上是什麼『忠義』行為。假『替天行道』之名，像『同類相食』（cannibalism）這種勾當，也可以合法化了。如此看來，這本素以『陽剛之氣』見稱的流行小說，在某些程度上，亦可作中國傳統文化陰暗面的索引看。」

近代中國學人中，夏先生特別推崇胡適，不但因為他的學問淵博，更因為他立言的道德勇氣。胡適認為中國人講了七百年理學，竟沒有一個「聖賢」站出來指出纏足是極不人道的野蠻行為，這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化制度」。夏志清對舊中國婦女的悲慘命運，時作不平之鳴。在〈人的文學〉一文，他特別引了《三國演義》第十九回為例。話說劉備匹馬逃難，借宿少年獵戶劉安家：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卻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玄德

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天晚就宿。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婦人殺於廚下，臂上肉都割去。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為了餵劉備吃「野味」，為夫的竟然把枕邊人殺了，真是人間何世！難怪夏教授忍不住以譏諷的口吻說：「殺妻而不求報，態度更何等落拓大方！只吃了臂上肉，劉安至少可以十天不打獵，在家裏伴着老母吃媳婦的肉。」

志清先生的英文著作，除《中國現代小說史》外，還有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此書分章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六大名著。一九九四年安徽文藝出版了中譯本，題為《中國古典小說導論》，譯者是胡益民、石曉林和單坤琴。二〇〇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題目雖然改了一個字，但譯者還是胡益民等三位。書內沒有夏志清的前言或後語，想翻譯尚未得作者認同。

夏志清憑《中國現代小說史》和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奠定了他在歐美漢學界的地位。如果哥倫比亞大學去年沒有把他歷年發表過的單篇代表作結集出版（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一般人也許還不知道他除了專治新舊中國

小說外，對中國傳統戲曲也有心得。此書就收了他討論《西廂記》和《牡丹亭》兩篇論文。夏志清的英文著作，是學術文章。學院派英文自有其清規戒律，沒有多大空間讓作者顯其情性。但夏教授是學者，也是中國文人。他的英文出類拔萃，母語卻是中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先生應台灣報章雜誌之邀，寫了不少在C.T. Hsia名下不大可能出現的隨筆與雜文。他用母語暢所欲言，痛快淋漓。〈外行人談平劇〉有此一段：

我這個人，年紀越大，新舊文學讀得越多，對舊社會的反感也越深。要我好好坐定看一齣程派青衣悲劇，或者是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的青衣喜劇，簡直是等於受罪。看到一齣對我胃口的好戲，雖是票友演出，照樣很滿意。幾年前在紐約看了短短一齣崑曲《思凡》，為小尼姑唱詞所感動，不禁熱淚盈眶。……好多年前我剛開始看台港電影，有一次看到鄭佩佩在《大醉俠》裏單刀獨臂戰羣僧，真想

在電影院裏大聲叫好。

先生快人快語的天性，也只有隨筆雜文中才能充份流露出來。在〈人的文學〉中他就這麼說過：

在美國教詩，我常對學生說，中國詩人大多數想做官。作官不得意，牢騷滿腹，就喝酒尋樂，或者想退隱，或者想成仙。……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愛喝酒，也不想退隱，更不想成仙。古代讀書人的幾個理想，對我來說，毫無吸引力，讀他們的詩篇，簡直很難發生同感。……

我國有不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名臣，他們一方面直言奏諫皇帝，一方面也關心民間疾苦；但他們的詩文，往往也難免落於俗套，僅寫些個人感受和牢騷。……到了宋代，多少詞人傷春悲秋，讀他們的作品，有時不免驚訝我自己感受的遲鈍。對我說來，柳絮滿天的暮春天氣（當然住在紐約，連柳絮也看不到），不冷不熱，有什麼可悲。

志清先生評議中國文學，時發諤諤之言，端的是個「異見分子」。四十多年前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稱許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的確教人側目。四十年過去了，張愛玲研究今天已漸成「顯學」。用英文來說，夏志清當年擇善固執的膽識，今天已見fully vindicated。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他以同樣的識見稱譽過錢鍾書和沈從文等備受主流文史家冷落的作家。夏志清論文學，算不算「離經叛道」？當然是。我在中文大學重印發行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序言中說過這樣的話：「難得的是他為了堅

持己見而甘冒不韙的勇氣。他的英文著作，大筆如椽，黑白分明，少見『無不是之處』這類含混過關的滑頭語。他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也許這正是他兩本論中國新舊小說的著作成為經典的原因。」

志清先生一介布衣，既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教授。他該感到驕傲的是，他在業界的成績深為行家賞識。已退休的哈佛大學韓南 (Patrick Hanan) 教授，也是中國傳統和現代小說專家。韓南在閱讀 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的文稿後結論說：「毫無疑問，夏志清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小說評論家。」韓南教授說話素有分寸，不輕易抬舉別人。他認為夏志清的評論文章是名副其實的 seminal，識見過人，開風氣之先。名位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諒先生也樂聞。

序

先談我自己

夏志清

一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退休了才一年，發現自己患有心臟病，不能再像在匹次堡大學、哥大教書的三十年間一樣，專心一意治學，即在八、九十年代早已在台港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也懶得去整理，出成兩本文集。進入新世紀以後，健康情形似有好轉，至少校閱書稿之類的工作可以勝任了。因之我接受了王德威教授之託咐，先編校了十六篇已發表過的學術文章，由哥大出版所出了一部五百三十頁的專集，題名《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110004)。接着我又聽從了老友劉紹銘的建議，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編集了一冊以《談文藝 憶師友》為正標題的《夏志清自選集》，集了散文二十篇，十五篇選錄自六種原在台北出版的集子：《愛情·社會·小說》(一九七〇)、《文

學的前途》(一九七四)、《人的文學》(一九七七，三書皆由純文學出版社發行)；《新文學的傳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七九)、《雞窗集》(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四)、《夏志清文學評論集》(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另外五篇則選自雖已刊登於台港、大陸、美國的報章而尚未結集的文章。不少讀者早已藏有我的六種文集，《自選集》裏應有幾篇不易見到的散文供他們閱賞。

不論是談文藝或憶師友，一本散文集最主要的角色當然就是作者本人，所以本書第一輯即以「談我自己」為題。嚴格說來，我六種文集之間，只有《雞窗集》名正言順是本散文集，但在本輯裏我只採用了它的兩篇：〈上海，一九三二年春〉和〈紅樓生活志〉。台北《聯合文學》特為我編排了一個專輯，刊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月號那兩期。我自己也特為六月號寫了一篇自敘長文〈耶魯三年半〉，將來配合了其他文章，一定也會交聯合文學社去出書的。本輯只選錄了其首節〈北平、上海、俄亥俄〉，讓讀者知道我住在紅樓當北大助教的那一年，如何蒙燕卜蘇(William Empson)識拔而能赴美留學。抵達俄亥俄之後，我又如何憑蘭蓀(John Crowe Ransom)之鼎力推薦與其門生勃羅克斯(Cleanth Brooks)之熱誠相助，才能立即去耶魯英文系當研究生的。這三大詩評家對我恩重如山，終生難忘。

我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從俄亥俄乘火車抵達紐海文，四十三年之後又於一九九一年